

曲話

农譚

中國古典戲曲論叢集成

八

12832

中國古典戲曲選集

八

中國戲曲研究院編

12832

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(八)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怀柔东茶坞印刷厂印刷

字数189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9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59年7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: 13,601—17,400册

书号: 10069·34 定价: 1.10 元

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八

目 錄

兩村曲話·····	清·李調元〔一〕
劇話·····	清·李調元〔三〕
劇說·····	清·焦循〔七〕
花部農譚·····	清·焦循〔三三〕
曲話·····	清·梁廷柟〔三三〕

雨村曲話

清・李調元著

兩村曲話提要

曲話二卷，清李調元著。李調元，字羹堂，又字贊庵、鶴洲，號兩村，別號童山叢翁；四川綿州人。一七六三年（乾隆二十八年）進士，由吏部主事遷考功司員外郎。後官直隸通永道，因彈劾永平知府，反遭攻訐，被發遣到伊犁。不久，因母老得贖歸，此後一直家居二十餘年，從事著述，至嘉慶間卒。調元自幼好學，喜搜集金石、古籍，曾著有奇字名、蜀碑記補、全五代詩、諸家藏書簿、諸家藏畫簿等數十種，又輯刻自漢代以來四川人士著作一百六十餘種，成爲函海二十四集。他的詩也很負盛名，有童山詩集四十卷。又好留心地方風土及民間文藝，兩次任廣東學官，曾搜集當地民歌，編爲粵風；也很喜歡戲曲，作有曲話、劇話。曲話二卷，上卷談元代作家、作品，下卷談明清作家、作品。其中多轉引前人著作，而附以己見，頗有所得。

兩村曲話現有下列各種版本：

（一）函海本 函海，清李調元輯刻。有一七八四年（乾隆四十九年）初刻本，嘉慶中重

校本，道光中重校本，光緒七——八年（一八八一——一八八二年）廣漢鍾登甲樂道齋重刻本。

（二）曲話三種本 曲話三種，無名氏鈔輯，鈔輯年代，約在清末。內容有李調元曲話二卷，梁廷枏曲話五卷。此外一種，乃是雜鈔各筆記中談曲文字，共三卷。

（三）曲苑本。

（四）重訂曲苑本。

（五）增補曲苑本。

以上三種，乃係直接或間接出於函海本。

雨村曲話序

予輯曲話甫成，客有謂予曰：『詞，詩之餘，曲，詞之餘，大抵皆深閨、永巷、春傷、秋怨之語，豈鬚眉學士所宜有！況夫雕腎琢肝，纖新淫蕩，亦非鼓吹之盛事也，子何爲而刺刺不休也？』予應之曰：『唯，然。然獨不見夫尼山刪詩，不廢鄭、衛；輶軒采風，必及下里乎？夫曲之爲道也，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。凡人心之壞，必由於無情，而慘刻不衷之禍，因之而作。若夫忠臣、孝子、義夫、節婦，觸物興懷，如怨如慕，而曲生焉，出於綿渺，則入人心脾；出於激切，則發人猛省。故情長、情短，莫不於曲寓之。人而有情，則士愛其緣，女守其介，知其則而止乎禮義，而風醇俗美；人而無情，則士不愛其緣，女不守其介，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，而風不淳，俗不美。故夫曲者，正鼓吹之盛事也。彼瑤臺、玉砌，不過雪月之套辭；芳草、輕烟，亦祇郊原之泛句，豈足以語於情之正乎？此予之所以不能已於話也。』客曰：『是則善矣，子之言未必其無弊也。乃執月旦以平章曲府，司三寸管而低昂之，得無過當乎？』予曰：『人之妍，非己之妍也；人之媿，非己之媿也。雙眸具在，亦存其論而已矣。』

綿州童山蠢翁李調元撰。



兩村曲話 卷上

清·李調元著註

朱晦菴云：『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。後人怕失那泛聲，逐一添箇實字，遂成長短句——今曲子便是。』

困學紀聞：『古樂府者，詩之旁行也；詞曲者，古樂府之末造也。』

王弼州云：『宋未有曲也。自金、元而後，半皆涼州豪嘈之習，詞不能按，乃爲新聲以媚之。而一時諸君，如馬東籬、貫酸齋、王實甫、關漢卿、張可久、喬夢符、鄭德輝、宮大用、白仁甫輩，咸富有才情，兼喜音律，遂擅一代之長。所謂宋詞、元曲，信不誣也。』按：貫酸夫、張可久、宮大用祇工小令，不及馬、王、關、喬、鄭、白遠甚，未可同年語也。

北曲原本樂府歌行。胡應麟莊嶽譚：『宋詞、元曲，咸以昉于唐末，然實陳、隋始之。蓋齊、梁月露之體，矜華角麗，固已兆端。至陳、隋二主，並富才情，俱涵聲色，叔寶之後庭花，楊之春江玉樹，宋、元人沿襲濫觴也。』

絃索辨訛：『三百篇後變而爲詩，詩變而爲詞，詞變而爲曲。詩盛于唐，詞盛于宋，曲盛于元之

北。北曲不諸于南而始有南曲。南曲則大備于明。明時雖有南曲，祇用絃索官腔；至嘉、隆間，崑山有魏良輔者，乃漸改舊習，始備衆樂器而劇場大成，至今遵之。』所謂南曲，卽崑曲也。

噉餘譜有新定樂府十五體名目：一、『丹丘體』，豪放不羈。二、『宗匠體』，詞林老作之詞。三、『黃冠體』，神遊廣漠，寄情太虛，有餐霞服日之想，名曰『道情』。四、『承安體』，華觀偉麗，過於洪樂。承安，金章宗正朔。五、『盛元體』，快然有雍熙之治，字句皆無忌憚。又曰『不諱體』。六、『江東體』，端謹嚴密。七、『江南體』，文彩煥然，風流儒雅。八、『東吳體』，清麗華巧，浮而且艷。九、『淮南體』，氣勁趣高。十、『玉堂體』，公平正大。十一、『草堂體』，志在泉石。十二、『楚江體』，曲抑不伸，據忠訴志。十三、『香隱體』，裙裾脂粉。十四、『騷人體』，嘲譏戲謔。十五、『俳優體』，詭喻淫虐。卽淫詞。按：此十五體，不過綜其大概而言；其實視撰詞人之手筆，各自成家，如馬致遠之『朝陽鳴鳳』則豪爽一路，王實甫之『花園美人』則細膩一路，各自成體，不必拘也。

涵虛曲論，古今羣英樂府各有其目：馬東籬如朝陽鳴鳳，張小山如瑤天笙鶴，白仁甫如鵬搏九霄，李壽卿如洞天春曉，喬夢符如神鯨鼓浪，費唐臣如三峽波濤，宮大用如西風鵬鷃，王實甫如花間美人，張鳴善如彩鳳刷羽，關漢卿如瓊筵醉客，鄭德輝如九天珠玉，白無咎如太華孤峯，貫酸齋如天馬脫羈，鄧玉賓如幽谷芳蘭，滕玉霄如碧漢閒雲，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，商政叔如朝霞

散彩，范子安如竹裏鳴泉，徐甜齋如桂林秋月，楊淡齋如碧海珊瑚，李致遠如玉匣昆吾，鄭廷玉如佩玉鳴鑾，劉廷信如摩雲老鶴，吳西逸如空谷流泉，秦竹村如孤雲野鶴，馬九臯如松陰鳴鶴，石子章如蓬萊瑤草，盍西村如清風爽籟，朱庭玉如百卉爭芳，庾吉甫如奇峯散綺，楊立齋如風煙花柳，楊西菴如花柳芳妍，胡紫山如秋潭孤月，張雲莊如玉樹臨風，元遺山如窮崖孤松，高文秀如金瓶牡丹，阿魯威如鶴唳青霄，呂止菴如晴霞結綺，荆幹臣如珠簾鸚鵡，薩天錫如天風環珮，薛昂夫如雪窗翠竹，顧均澤如雪中喬木，周德清如玉笛橫秋，不忽麻如閒雲出岫，杜善夫如鳳池春色，鍾繼先如騰空寶氣，王仲文如劍氣騰空，李文蔚如雪壓蒼松，楊顯之如瑤臺夜月，顧仲清如雕鶚冲霄，趙文寶如藍田美玉，趙明遠如太華晴雲，李子中如清廟朱瑟，李取進如壯士舞劍，吳昌齡如庭草交翠，武漢臣如遠山疊翠，李直夫如梅邊月影，馬昂夫如秋蘭獨茂，梁進之如花裏啼鶯，紀君祥如雪裏梅花，于伯淵如翠柳黃鸝，王庭秀如月印寒潭，姚守中如秋月揚輝，金志甫如西山爽氣，沈和甫如翠屏孔雀，睢景臣如鳳管秋聲，周仲賓如平原孤隼，吳仁卿如山間明月，秦簡夫如峭壁孤松，石君寶如羅浮梅雪，趙公輔如空山清嘯，孫仲章如秋風鍊笛，岳伯川如雲林樵響，趙子祥如馬嘶芳草，李好古如孤松掛月，陳存甫如湘江雪竹，鮑吉甫如山蛟泣珠，戴善甫如荷花映月，張時起如雁陣驚寒，趙天錫如秋水芙蓉，尚仲賢如山花獻笑，王伯成如紅鴛戲波，王子一如長鯨飲海，劉東生如海嶠雲霞，王文昌如滄海明珠，谷子敬如崑山片玉，藍楚方如秋風

桂子，陳克明如九畹芳蘭，李唐賓如孤鶴鳴臯，穆仲義如洛神凌波，湯舜民如錦屏春風，賈仲民如錦帷瓊筵，楊景言如雨中之花，蘇復之如雲林文豹，楊彥華如春風飛花，楊大奎如匡廬疊翠，夏均政如南山秋色，唐以初如仙女散花。前九十八人，已經題目。此外一百五人，並稱傑作，其名爲：董解元、姚牧庵、景元啓、曾瑞卿、李伯瑜、吳克齋、李德載、王和卿、杜遵禮、程景初、趙彥暉、王敬甫、鄧學可、沙正卿、趙明道、王仲誠、夢簡、李邦基、呂天用、睢元明、王仲元、高安道、張子友、侯正卿、史九敬先、李寬甫、彭伯成、李行道、趙君祥、汪澤民、陸顯之、孔文卿、狄君厚、張壽卿、費君祥、陳定甫、劉唐卿、阿里耀卿、王愛山、奧敦周卿、渚察善長、范冰壺、施均美、黃德潤、沈珙之、劉聰、張九、廖宏道、陳彥實、吳中立、錢子雲、高敬臣、曹明善、張子堅、王日華、王舉之、陳德和、邱士元……按：曲話惟此最先。自王弇州曲藻以前，未有論及者。今各家曲雖多失傳，存此猶有考其萬一。

雕蟲館曲選，論『元取士有填詞科，若今括帖然，取給風簷寸晷之下，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、喬夢符輩，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。』又謂：『主司所定題目外，止曲名及韻。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，故多鄙俚蹈襲之語。如西廂，亦五雜劇，皆出詞人手裁，不可增減一字，故爲諸曲之冠。』

太和正音譜云：『西廂記，元進士王實甫撰。』按：王實甫，見元人百種。曲目十三本，以西廂

爲首。世有謂關漢卿撰者，妄也。漢卿亦元進士，撰曲有六十三本，不載西廂，可據。王元美云：『實甫原本至「碧雲天，黃花地」而止，此後乃漢卿所補。』則續鄭恆事，乃漢卿筆也。世又謂『至草橋驚夢而止』，非。按：元天台陶宗儀輟耕錄：『金章宗時，有董解元所編西廂記，世代未遠，尙罕傳者，況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？』據此，則西廂爲董解元作。而嘯餘譜載元劇作一百五人，以董解元居首，但注『仕元，始作北曲』，並未載撰西廂記。陶九成，元人，相去未遠，必有所據。意董原本而王、關爲潤色之歟？董解元，一作金人。

西廂工于駢儷，美不勝收。如『雪浪拍長空，天際秋雲捲；竹索纜浮橋，水上蒼龍偃。』又『法鼓金鑄，二月春雷響殿角；鐘聲佛號，半天風雨灑松梢。』又『繁春心情短柳絲長，隔花陰人遠天涯近。』又『哭聲兒似鶯囀喬林，淚珠兒似露滴花梢。』又『香銷了六朝金粉，瘦減了三楚精神。』又『玉容寂寞梨花朵，胭脂淺淡櫻桃顆。』又『他做了影兒裏情郎，我作了畫兒裏愛寵。』他傳奇不能道其隻字，宜乎爲北曲壓卷也。

西廂『淡黃楊柳帶棲鴉』，本宋賀方回浣溪紗詞也，王實甫用之與『嫩綠池塘藏睡鴨』作對，天然巧妙，可謂青出于藍。

實甫又有離亭宴煞云：『閒來膝上橫琴坐，醉時林下和衣臥，暢好快活，樂天知命隨緣過。爲伴侶只三箇：明月、清風共我。再不把利名侵，且須將是非躲。』此麗春堂劇曲，牌名離亭宴煞

也。今人多入勸世小說，不知爲實甫作也。

馬致遠號東籬，元人曲中巨擘也。其滿庭芳句有『知音到此，舞雩點也，修禊義之』，語最工。

致遠越調天淨沙云：『枯藤、老樹、昏鴉，小橋、流水、人家，古道、西風、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』數語爲秋思之祖。

東籬陳搏高臥云：『紙窗明覺曉，布被暖如春。』又『丹砂好鍊養閒身，黃金不鑄封侯印。戴不得幘頭緊；穿不的公裳衮。不如我這拂黃塵的布袍，漉渾酒的綸巾。』字句、音律，瀏流動人。

致遠曲多俊語：『霜清紫蠟肥，露冷黃花瘦』，九日俊語也；『細研片腦梅花粉，新剝真珠豆蔻仁』，咏茶俊語也；『天地安排詩句就，雲山失色酒杯寬』，金山寺俊語也。

馬東籬離亭宴煞：『蛩吟一覺纔寧貼，雞鳴萬事無休歇。爭名利何年是徹？密匝匝蟻排兵，亂紛紛蜂釀蜜，鬧穰穰蠅爭血。裴公綠野堂，陶令白蓮社，愛秋來那些：和露摘黃花，帶霜烹紫蟹，煮酒燒紅葉。人生有限杯，幾箇登高節？囑付俺頑童記者：便北海探吾來，道東籬醉了也。』周德清云：『此方是樂府。不重韻，無襯字，無險語；押韻兼平、上、去，無一字不妥。萬中無一，後輩宜法。』按：馬致遠名曲極多，如塞兒令云：『數聲柔櫓江灣，一鉤香餌波寒。回頭觀兔魄，失憶放漁竿，看，流下蓼花灘！』又沉醉東風云：『黃蘆岸白蘋渡口，綠楊堤紅蓼灘頭，點秋江白鷺沙鷗。傲殺人間萬戶侯，不識字烟波釣叟。』又撥不斷隱居云：『紅塵不向門前惹，

綠樹偏宜屋角遮，青山正補牆頭缺，竹籬茅舍。』又水仙子云：『一聲梧葉一聲秋，一點芭蕉一點愁，三更歸夢三更後。』又『閒花醞釀蜂兒蜜，細雨調和燕子泥。』又『錦字香粘新淚粉，彩箋紅漬舊啼痕。』又『怕黃昏不覺又黃昏，不銷魂怎地不銷魂！新啼痕壓舊啼痕，斷腸人憶斷腸人。』又『西風吹老鱸魚興』，又『長江有盡思無盡』；皆人不能道也。

東籬寄生草云：『長醉後方何礙，不醒時有甚思？醺醺兩箇功名字，醅淹千古興亡事，麴埋萬文虹蜺志。不達時皆笑屈原非，但知音盡屬陶潛是。』命意造詞，俱臻絕頂。

致遠黃梁夢，周德清取鴈兒落爲定格，云：『洞賓出世超凡，本有神仙分。一抹條，九陽巾。君人，真人！』謂『此調極罕，伯牙琴也。』今曲譜首句無『洞賓』二字，『分』字下作『繫一條一抹條，戴一頂九陽巾。君，敢作個真人！』與此不同。

東籬岳陽樓頭摺詞云：『黃鶴送酒仙人唱，主人無量醉何妨。』周德清云：『俊語也。有不識文義，以送爲齋送之義，改爲對舞。殊不知黃鶴用仙人以榴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事，初無雙鶴，豈能對舞？且失飲酒之意。送者，吳姬壓酒之謂。甚矣，俗士之不可醫也！』

致遠塞鴻秋云：『腕冰消鬆却黃金釧，脂粉殘淡了芙蓉面。紫霜毫蘸濕端溪硯，斷腸詞寫在桃花扇。風輕柳絮天，月冷梨花院。』音律瀏亮，周挺齋極稱之。

臨川陳克明春粧曲云：『自擣楊柳品題人，笑撚花枝比較春。輸與海棠三四分。再偷勻，一半兒